

## 弹床棉被过新年

□元光美

街道的路灯渐次亮了起来，一盏、两盏、三盏……连成条条直线，我与丈夫携两儿出门散步权当饭后消食。街面上的行人不多，除了有店铺增添对联和灯笼外，没有其他事物有年关将近的热闹和匆忙。

转过光泽西关老街准备折入一条巷子时，一阵“嘣嘣嘣”的声响传入耳帘，沉闷且温厚，在清冷的暮色里很难不吸引人。

我们闻声寻去，原来是一家弹棉被的老铺子。店面不大，门梁上挂着一块发黄的白色木牌，上面是大红色油漆标注的“手工弹棉”四个字，字迹明显开始脱漆。铺子里的灯有些微弱，但光影里却清楚地扬着细密的絮尘，如飘雪一般。铺子外那窄窄的人行道上垒着一床床包装好的棉被，都用红布条十字交叉地捆好，外层罩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看上去整齐干净。门口挤着的人不少，可都是些年纪稍长的，他们相互搭着话。就这样，弹棉声和人声热闹地混在这一处，在老街区格外显眼。

“师傅，我那床辛苦赶一赶工咯，这个周末，我要带去福州女儿家过年。”一个裹着头巾的婆婆扯着嗓子喊，声音里带着些许恳切的急迫。

“你放心，没问题的。”回答她的应该是老板娘，头戴防尘帽，身前围着裙，举着竹筛在一旁打下手，动作十分利索。

“老板，我这床的定金已经扫码过去了，记得要加宽三寸，给大人带宝宝盖的。”高声叮嘱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大伯，戴着老花镜，

手里牵着刚学会走路的娃儿。

“行，我登记备注一下。”老板娘微笑着回应。

“老板娘，我那两床今天寄出去了吧？”一个头盔还没来得及摘下的阿姨对着老板娘问。

“上午寄出去了，等会儿忙完就把物流号发给你。”动作带风的她，经营订单时思路清晰，不紧不慢。

“老板娘，你好，我来取被子，这是我的单子，请问是哪一床？”一对年轻的情侣走进店铺，二十多岁的男士礼貌地问。

“是下个月办喜酒的对吧？是这床。”老板娘边核对单条边走到门口抱起一床大棉被。

“没错，我奶奶定做的，说是十二斤。”男士露出幸福的笑容回答道。

老板娘忙前顾后，那位被唤作师傅的老板也一刻没有停闲，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围裙，头上、肩上、裤脚……都沾满了细软的棉絮，腰部挎着一副木弓，长长的，看上去有些重量。他左手稳住弓背，右手拿着木槌一下一下敲击着弓弦。随着一声声闷响，铺在眼前的棉花便轻轻地一颤一颤，渐渐被弹得蓬松柔软。老板娘双手举着竹筛，朝棉花压下去，让松软的棉花压实定型。老板则取来大红色棉线，在棉胎上摆上“福”“喜”等字样。之后，他两人各站一头用木棍相互传线，将红色和绿色两种色调的棉线在棉胎上拉出纵横的网格，然后分头将四边的纱布兜起并取下一整块纱布网套在棉胎表层。驻足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师傅开口话匣说道：“这棉花啊，四周要薄一点，中间要厚一些，这样棉被就不易跑棉。”说完，他手捏一片细长的牵纱篾，穿过棉层一引一送，一根长长的纱线便乖巧地进入棉絮里，没多久，棉胎上便罩上了一层匀净的纱网。再拿出剪刀修剪棉被边缘的多余棉花和纱线，并用棉线缝合边缘。全程他都理着头，一会儿按、压，一会儿拨、捻，而我们，像在观看一场街头演出，同样全神贯注。

也是在这样的岁尾，父亲从县城里弹来一床手工棉被，母亲便在院子里支起两张并拢的大木桌，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被套，母亲就用那种印着大红牡丹和鸳鸯戏水的绸缎被面配着素净的洋布里缝制被套。斜阳下，母亲手执粗针带着棉线，身子微微向前倾着，在被面一拉一引，只听见棉布被针线穿透的“噗噗”声，没一会儿就缝制好了，那针脚又密又匀，像用尺子量过似的。等到除夕之夜，新被子盖在身上，当脸碰到被头是冰冷的、滑溜溜的绸缎，但身体感受到的却是蓬蓬的太阳暖香和一年来辛勤劳作的满足和暖意。母亲告诉我，这就是“辞旧迎新”的仪式感，是犒劳旧年的付出，迎接新年的希望。

“他这一天弹不了几床被子吧？”“那用机器制作肯定快多了。”“他这压得实，保暖性就更持久。”……观众群里大家议论纷纷。

师傅趁着歌手的空当也搭上话：“纯手工制作很慢，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一下下弹出来的棉花透气、吸汗，是好东西，盖在身上放心。”

观看完“演出”，听完他们的评论，我在想，在如今鹅绒、鸭绒、蚕丝以及各类高科技纤维材料席卷的时代，棉花本身就是低调的存在，何况是纯手工弹棉，近乎快被人遗忘了吧，但这最原始最纯粹的东西可能才是守住年味和传统文化最核心的角色。

丈夫看我在思考，静静地走向我身旁，轻声说道：“我们也弹一床新棉被吧，过年的时候盖。”

## 岁末，共赴暖途

□叶江南

## 回家的幸福

年是时间的刻度，也是重逢的时节。游子穿过风雪，奔赴一盏为他而亮的灯；这也是新生的时节，门楣上的春联、窗边的剪纸，都在诉说对未来的期盼。

此刻，我们以笔墨为舟，在家与团圆的温度中重获力量，在人间烟火里，触摸朴实而动人的希望。

进入年关，一些公司的公司和工厂就开始放假。回家的脚步像插上了翅膀，开始变得轻盈而急迫。尤其是路远的，或者在外打拼了一整年而没有回家的，此时，用“归心似箭”一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

钱钟书在《说“回家”》一文中这样解读：“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反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不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和“过年”联系在一起。这一年就算再忙再累，汗流得再勤，泪流得再多，在回家过年的征途上，辛酸也就化作了幸福的回忆。

这种急迫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春运客流量的增加。把城里的出租房退了，房租结了，把该给的工钱结了，只为了回家；把给爹妈儿女买的衣服塞在密码箱里，把年货大包小包地提上火车，只为了回家；买不到直达站的，从其他站转车或者多花点钱打车，只为了回家；当然，买了轿车的，肯定是要把

新车开回老家，就算路上堵三四个小时或者更久，也不要紧，只为了回家。

回家，是一件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坚定的事。记得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了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即便如此，广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依然不改回家的念头。过年，回家团聚，是中国人骨子里发出的声音。尤其是腊月二十向后推进，及至大年三十那天，焦急的眼神里，是火一般燃烧乡情。路上，成群结队的摩托车大军、私家车大军混合着绿皮车、高铁、大巴，这滚滚的车流，在中国的雄鸡版图上，纵横、穿梭，老家亮起的那盏灯，像灯塔，又似一个古老的召唤。家近了，又远了，家远了，又近了。脚步带风，回家的思绪是有声音的，只为了回应远方的那一丝期盼。

其实，对于异乡漂泊的游子来说，就算腊月里回到家，新年的钟声一响，整个正月过完，最迟，正月十五，就又要踏上漂泊的旅程。回家过年，其实，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团聚时间。但是，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只是数字的概念，对于游子来说，在心理时间上，却是比一整年还要久啊。

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腊月二十六那天，当时，父亲和母亲远在浙江做泥瓦工，我和弟弟留守在老家。当时，没有手机，通讯的方式也只是打一打固定电话。腊月二十五，母亲把电话打到村里的村委会主任家，告诉我和弟弟腊月二十六早晨八点，到省道和乡道的三岔路口下车。

于是，我和弟弟早早起了床，八点之前就站在三岔路口焦急地等待着。天公不作美，腊月二十五的晚上就开始下雪，到二十六凌晨，地上就铺满厚厚的一层雪。中巴车在省道上行駛，只能像乌龟在爬。说好的八点下车，在恶劣的天气面前，我和弟弟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依旧没能等来父亲和母亲归来的身影。停下一辆中巴车，我和弟弟就上前去迎，没能看到父亲和母亲下车；再停下一辆中巴车，依旧没有父亲和母亲归来的消息。失望、失落、失去了耐心的我和弟弟，眺望着雾蒙蒙的远方，泪痕宛如车辙，在脸上弯弯扭扭地挂着。

下午三点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终于下了车。见到他们的一刹那，弟弟放声痛哭。而我则木然地站在风雪中，雪花在我 and 弟弟的头上铺上了薄薄的一层，父亲手里拎着一条鲢鱼，哭着说，儿子别哭，咱回家，回家过年喽。一家四口，复又踏上回村的路。村道上，从远方归来的乡亲，哈着热气，一边说说笑笑，一边相互打着招呼。

何为故乡，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故乡。父母在，故乡在。家，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撑起来的港湾。

## 新春专版

## 花影入寻常

□刘晓娟

年末，步履停于花市，撷得几枝素白郁金香。一路驱车归程，这捧鲜活的美好似有魔力，悄悄填满心底的温柔，几朵花里，藏着独属于日常的小确幸。爱花，何止爱它枝头的鲜活绚烂，更爱它给予人对生活始终滚烫的热忱。

这些年，买菜也买花，既能系上围裙，在厨房的烟火气里烹煮三餐，也能洗净双手，为自己、为家人插一瓶花，安放于屋角一隅。花本无言，却以从盛放至凋零的完整姿态，教给我们诸多生活的哲思；生命本就是一场自然的盛放与退场，曾绚烂过、真切体会过，便足矣；坦然接纳所有阶段，方能领悟生活的本真，这便是最珍贵的收获。

务实者或许不解，总觉花是过眼云烟，一束花的花销，尚可换一顿果腹的饭菜。可生活从不是单一的奔赴，物质的丰足与精神的丰盈，本就需要彼此调和、兼顾。正如“闲情”二字，这份看似无用的美好，恰是饱腹之后，心灵对诗意的追寻。宋人有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大雅事，件件皆非功利之用，究其根本，是宋人于日常生活中，探寻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对艺术、对诗意、对生活本真的执着追求。那是“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的悠然与沉醉，感知美，从来都是流淌于心的细腻体悟，它需要我们以沉静

的心境、笃定的热爱，还有对生活的善意，慢慢品味。

汪曾祺先生素来懂得生活的雅趣，他笔下的人间草木皆有温度，闲时便爱随手插花，无需名贵花材，巷陌间的蜡梅、阶前的雏菊，甚至路边的野菊与枸杞枝，随意搭配插于粗陶瓶中，便成一方景致。他说“插花不是玩物丧志，是对生活的郑重”。这份郑重，恰是在琐碎日常里，为自己留一方诗意天地。林徽因亦爱插花，她的案头总摆着时令花草，玫瑰、栀子或是山间的野兰，经她巧手修剪插瓶，与满室书卷相映，花的鲜活衬着文字的温润，也让奔波于建筑事业的她，在花影间寻得内心的安宁，于繁芜中守得一份清欢。

我想，爱花并不是附庸风雅，是真正懂得在烟火日常中打捞美好。把生活之美都融进了插花的方寸之间，以花为媒，与生活对话，与自己相处。愿新年里，我们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热爱，在柴米油盐中，也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扫一扫，听一听

## 捉年鱼

□梁惠娣

年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近，往日寂静的乡村骤然变得热闹起来。乡村的年，有各种各样的年俗，贴春联、杀年猪、看年戏、放鞭炮……热闹非凡，高潮迭起，把过年的气氛烘托得像快乐的海洋。而捉年鱼，便是乡村过年的高潮之一。

我们村的东头有一个偌大的鱼塘，是村民集体所有。鱼塘里，常年散养着各种各样的鱼。到了岁末，鱼塘里水美鱼肥，人们便要开始准备捉鱼过年了。

捉年鱼之前，人们会提前用水泵把鱼塘里的水抽到下游的农田里，两台马力十足的水泵日夜不停地抽水，三天才能把鱼塘里的水抽干。当鱼塘里的水被抽干之后，便正式开始捉年鱼了。

开始捉年鱼的那天，要举行一个热闹的开塘仪式，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到了鱼塘边，人头攒动，欢声雷动。人们敲起了锣鼓，围着鱼塘放了一圈鞭炮，仪式便算完成了。开塘仪式之后，村里的青壮年男人们便纷纷挽起袖子和裤脚，提着一个大箩筐，纷纷走进鱼塘里。鱼塘里水浅鱼跃，数不清的大鱼在游窜扑腾，好不热闹。人们弯着腰，捧着鱼，看准一条鱼，便弓身双手掬下去，一下子便把一条鱼牢牢地抓住了，然后丢进箩筐里。两个多小时之后，鱼塘里的大鱼被捉得差不多了，人们便洗手上岸，扛着所有渔获来到村中心的大广场上。

广场的空地上铺满了各种各样欢蹦乱跳的鱼，有鲢鱼、鳊鱼、草鱼、皖鱼、鲤鱼、青鱼、鲫鱼等。人们在村委会主任的带领下称鱼，得出所有鱼的重量，然后按全村人口数，把鱼平均分给每家每户。人们提着桶，拿着盆来装鱼，肩挑手提，来来往往，热闹欢欣。

最高兴的是我们小孩子。因为，当大人们捉完大鱼后，可以让我们小孩子到鱼塘里自由抓小鱼，抓到的小鱼可以让每个人自己带回家。当大人上岸后，我们一帮小孩儿早已迫不及待地“呼”的一声便冲下了鱼塘。小儿们机智灵活，东蹿西跳，小孩儿弯腰漫步，穷追不舍。我们有的用竹篮、有的用网兜、有的用簸箕等各种捕鱼工具来抓鱼。也有徒手抓鱼的，见到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就追上去，合手一抓，便能把鱼抓住，动作熟练而轻巧。每次成功捉到鱼，我们都会高兴得一边欢呼，一边手舞足蹈，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满的喜悦。就这样，我

们一帮小孩在鱼塘里一边抓鱼一边耍，把鱼塘里的小鱼抓了个干干净净，好不开心！直到父母叫唤，我们才依依不舍地上岸，欢天喜地地满载而归。

父亲把分到的鱼取回来后，先拣出一些鲜活的鱼放进一个大水缸里养着，把其余的鱼刮鳞剖肚，取出内脏，洗干净后，用盐腌着，做腌年鱼。母亲把我捉回来的泥鳅洗干净，起油锅，做干煎泥鳅。母亲做的干煎泥鳅，金黄油亮，焦香扑鼻，令人口水直流。我常常忍不住偷偷拿来吃，吃了一条又一条，停不下嘴。母亲把我捉回来的塘鳢鱼的内脏和鱼鳃掏出来，清洗干净，切段，起油锅煸一下，然后加入水，放进两片姜，两片当归，一把黑豆，文火熬半个小时，美味滋补的塘鳢鱼当归黑豆汤就做好了。

小时候，美味的干煎泥鳅和滋补的塘鳢鱼当归黑豆汤，吃着喝着，年就到了。

家乡人们做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便是鱼，寓意年年有余。人们变着花样地做着一道道美味的鱼，红烧鲤鱼、水煮鲢鱼、油炸草鱼片、香焖青鱼、糖醋鲢鱼……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团团圆圆，幸福美好。在一盘盘美味的鱼里，在年年有余的祈愿里，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富裕，越来越美好！